

M 梦中

AIQINGYO 'HAIJIANKE 爱情有害健康

她是我此生最明媚的一道风景，短
舍和遗忘。没有她，我只能活在虚拟
座城堡，寄托自己的热情。她给我幽
漫的誓言，还有残酷的欺骗和破灭的
心里便隐隐作痛。她代表着那个清纯
一切都结束了。直到有一天，华美的
给我带来狂想，追逐和重生的希望。
一本创下了千万点击和百万回复的网
们如何创业，如何玩转世界，更重要的

白衣/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M梦中人

爱情有害健康

她是我此生最明媚的一道风景。短暂、深刻，永远无法割舍和遗忘。没有她，我只能活在虚拟的世界里。攻占一座座城堡，寄托自己的热情。她给我留下了甜蜜回忆，浪漫的誓言，还有残酷的欺骗和破灭的梦想。我每当想起，心里便隐隐作痛。她代表着那个清纯美丽的年代，远去了，一切都结束了。直到有一天，华美的女王闯入我的世界，给我带来狂想，浪漫和重生的希望。一本创下了千万点击和百万回复的爱情小说，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创业，如何玩转世界。更重要的是，珍惜身边人。

白衣/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fingers
in eyeballs
loneliness without y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有害健康/白衣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008-3619-8

I. 爱…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2738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010)62350006(总编室)

(010)82075934(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18.75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白衣，男，本名曹荣元，南京人。在现实中失意，在网络上行走。曾经有很多理想，但一直未曾付诸实施。感受着巨大的压力，学会了以幻想来放松，梦想写一本伟大的小说，自己做它忠实的读者。著有《刹那芳华》、《欲望》等长篇，近年来开始在网络上进行创作，不为名利，只为完成一个我写我心的梦想。

深刻，永远无法割
的世界里，攻占一座
下了甜蜜的回忆，浪
梦想，我每当想起，
美丽的年代，远去了，
女王闯入我的世界。

小说，它教会了我
是，珍惜身边人。

006



001

“想好要去哪里了吗？”她乌黑的眼眸凝视着我，很是认真。

我盘算着是不是要说出什么自主创业那种气概凌云的话来，但想了想还是说：“还没定，也谈了好几家公司。”

她不说话，幽幽地叹了口气。她眼中的失望越来越浓，我的脸也变得铁青。

半天的冷场后，终于开口。她说：“轩寒，我们分手吧。”

尽管我已经在梦中排练过这个场景多达无数次，但是我还是没想到它会来得这么突然。我愣住了，心就像一块玻璃，被狠狠地击成一摊碎渣，每一块都割得我生疼。

我张大嘴巴深深地吸了口气，最后挤出一个微笑，勉强而艰难地说：“是吗……那好吧……”

我笑得比哭还难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锦盒，她曾经说过非常想要的那串Swarovski。我帮她戴上，轻轻拥住她僵硬的身体，用一种低沉的只能让自己听到的声音说：“祝你……幸福。”

大学四年的尽头，没想到，也是我和如嫣的尽头。

记得和如嫣刚刚恋爱的时候，她像只小鸟一样围着我，然后用一种轻但坚定的语气说：“轩寒，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好不好？”

我知道她那段时间正看那本叫做《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的书，使用轻佻的语调说：“行啊。”然后轻轻揽住她：“不过你要答应我，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另外一段感情……”

胖子在学校旁的小饭店找到我。我烂醉如泥，满嘴胡话。胖子架着我走出好远，我忽然一把推开他，在手机中找到如嫣的名字，狠狠按下删除。醉眼蒙眬之中似有液体滴在手机上。回身一看，胖子站在路灯下，脸上的表情怎么也看不清楚。

酒醒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下午，夕阳正将余热透过窗户投到床上。胖子见我醒来，倒了杯水递给我。我说谢谢，嗓子哑得连我都不敢相信。

“没事了？”胖子问。

“没事，我没事了。”

胖子不再说话，只是怜悯地看着我。

都走了，一起经历了四年的兄弟姐妹；都走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四年！

晚上全班在珍珠泉公园点燃了篝火，就着烧烤架我们唱起多少年没唱的《同桌的你》，唱起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漆黑的泉眼边，我对胖子说：“让我们去玩弄爱情吧！”

胖子不说话，脚下的泉眼无言地吐了一串串泡泡，就像在讥笑我刚才的话是在放屁。

毕业一个星期，胖子盘下了一间小酒吧，生意冷清，他很认真地做着。一个月之后，我进了一家外贸公司，做起了业务员。

酒后的闲暇，胖子不时地说不应该放弃如嫖。我笑得很阴森凄惨。胖子于是不再说话。

时间一天天地过，那让人觉得悸动的“我爱你”再不提起。我对胖子说，不再说那句话，我怕。

两年，弹指间便过去了

002

不知道谁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活下去，一种是灭绝人性的人，另外一种则是压抑人性的人。前一种人免不了被人唾骂，而后一种则可以名垂千古。不知道我到底算什么，我只知道我现在还活着，似乎还活得不错。

我把这话说给胖子听，然后和胖子拍着大腿嘿嘿笑着。胖子说：“你丫的还真是没人性！”

我真是没人性吗？不知道。我只知道胖子很快要萎下来了，面色阴沉的齐儿过来，“嘭！”胖子的头像被榔头敲了一样做了一个甩线运动。

你！胖子捂着脑袋跳起来，但是看到背后的人是谁就立刻低下头低声下气：“姑奶奶您怎么来了啊？”

齐儿怕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让胖子低头的女人，连胖子老爸老妈都办不到的事情这小妮子伸伸手就能办到。见到胖子这种卑躬屈膝的奴态我自然落足力气鄙视他一下，然后抬了抬杯子和齐儿打了个招呼，带着少许醉意，望着这对欢喜冤家打情骂俏。

齐儿和胖子在一起也算是我撮合的。那时候我正疯狂地追着一个女孩，那个善心的女孩见到离了我的胖子孤苦无依，便说，给你介绍一女朋友吧？亲历过我第一次失恋的胖子抵死不从，但还是在我的淫威之下屈服了。我是谁？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让胖子感到恐惧的男人。就为了这桩事情，胖子不知道念叨了多少次，在他口中我就像一个将他拐卖进妓寨的人贩子。

那时候我预言这小子的感情会在几日后无疾而终，没想到先结束的却是我。胖子现在总是巨风骚地说我是一不懂爱情的小毛孩子，然后转身和他的齐儿亲热，好像报复我这个玩弄感情的害虫。感情？感情他妈的就是王八蛋！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冲着桌子对面那对男女点了点头起身离开。这渐渐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规矩

了，当齐儿出现在我面前五分钟，我就肯定会起身离开。她和当初那女孩感情特好，总认为是我负了她的朋友，于是话中总带着刺，虽然我已练出城墙般厚的面皮，但是朋友老婆的冷嘲热讽还是让我受不了。

我打着酒嗝摇摇晃晃地走出渐渐拥挤起来的酒吧，被门外的冷风一吹酒意登时下去了一半，我这才感觉到好像有点冷。望着门外这个被霓虹灯打扮得光怪陆离的城市，我没来由地产生了一种前途渺茫的感觉。

胖子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情，不是经营了一家在南京小有名气的酒吧，而是带坏了一个正人君子。而我一般的反应就是狠狠地竖起中指，回敬他：“你丫的还带坏我？也不看看你当年……”

每当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胖子服软的时候，“得！轩少，这酒我请了！”这也只是说说，他从来都不算我的钱。然后我阴险再叫上几瓶百威。

胖子和我从小长到大的朋友，小学中学大学都在一块，有时候我会很纳闷，像我这种玩弄他人感情喜新厌旧的混蛋（齐儿一直这么说我），为什么能容忍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混子在我旁边出现。于是我将这一切归结在胖子老妈的身上，当我和胖子掀幼儿园小朋友小裙子的事情被家长知道后，胖子他妈便在我面前狠狠地打了胖子一顿，然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好好管着我孙凯！要是你再教他学坏我就这样打你一顿！”那时我觉得特恐怖，这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快。

后来我和胖子还专门研究过这事，那时候小，不明白，现在懂了，而我们的境界也早超过了胖子老妈。

早上是在噩梦中醒来的，忘记是什么梦了，但是醒来的时候脸上凉凉的，是泪。我对着镜子狠狠搓了把脸，望着镜中人呆了半天，掏出手机给胖子发了条信息：靠，原来我还有眼泪啊！

胖子那小子没什么好话：“你丫是被哪个妞啃的？”我回了一句“操”，打开电脑开始敲我的E-mail。这是公司最近着力攻关的对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也只能埋着脑袋挖空心思用我那贫瘠无比的英语表达着我的诚意。隔板被人轻轻敲了敲，抬头一看，是经理办公室的秘书舒云。

“舒姐，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啊？”我点了个头就算打过招呼。舒云斜眼瞄了一下我手头的活，说：“总经理让你过去一下。”

“总经理？”我疑惑地把视线从显示器上拉开。“他不是回上海总公司了吗？”

“新到的。”舒云低声说。

新任经理第一件事情不是和大家打招呼而是先找我去，我还不至于幼稚到认为他会毫无缘由地给我升职加薪。

“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她刚在看名单，好好的突然让我把你给找去。你小心点。”舒云很够

朋友，交代了之后还不忘叮嘱一下。

整整领带，我轻轻敲了敲总经理办公室的门。“请进！”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愣，这女人的声音似乎很耳熟，不过我还是飞快地定了定神，声音相同的人多了去了，不是么？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女人。尽管我早有了心理准备，但是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很失礼地死死盯住那个女人的胸口。我曾经问过胖子，如果你面前有个美女你会先注意她的哪个地方，胖子想都没想就说是胸口，然后扯上一堆诸如窥测品位云云。

想到我不得不得笑了起来，但是视线还是没离开她的胸口，错了，是那女人胸口的那串 Swarovski 项链。

“记性真好。”女人摸着胸前的项链有意无意地挑逗着我的目光。当然，我忘掉我送出去的礼物。这是我送给如嫣的分手礼物。我不禁又笑了起来。

“坐吧。”如嫣抱臂在窗前站着，而我则端坐在她正对面的椅子上，那种感觉，就像我是一个被审的囚徒。

“有时候我真想打掉你脸上的笑。”

我笑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笑？我想起胖子每次看你的表情！哈哈，那个叫精彩啊！”如嫣似乎也回忆起来，低了头不着痕迹地笑了笑。

“我一直以为你会很快忘了我，没想到，你到现在还带着它。”

“我一直是个恋旧的人，更何况我的心你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呢。”如嫣低头吟哦，如泣如诉。

我想哭，我终于明白原来我还是有眼泪的。我也一直明白，我那样荒唐地流连于声色犬马之中，只不过是為了忘记如嫣。用胖子的话，我不过是一只遇到危险将脑袋埋到沙子里的鸵鸟罢了。

想到这我腾地站起身，如嫣以为我会有什么不轨的行为，不禁倒退两步有些慌乱：“你要做什么？”

“三十分钟之后我会把辞职信放到你的桌上。你知道的，我应该不会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公司有规定，对办公室恋情格杀勿论，只有我走了才能继续追你不是吗？美女许，给不给在下这个面子啊？”

“其实我找你也只是为了这件事情。”女人浅浅笑了笑，看着我转身离开。

回到鸽子笼，我痛快地将那份写了一大半的 E-mail 删了，打开一份新的文档开始敲我的第一份辞职信。所谓公司的规定只是一个借口，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我的自尊心。不过还好，这一切都能接受，惟一遗憾的是到哪里再去找一份这样闲散的工作？不过这还是等明天再去烦吧。

下班之前我终于将手头上的活全部交接，几个快谈下来的单子也交给舒云接手，这也是她这么长时间对我照顾的报答。如嫣怕是也不会拿她这个大才做秘书了吧。一切

忙妥又和大家做了告别，我才敲开经理办公室的门，对如嫣说：“出去喝一杯吧。”

如嫣点了点头，收拾完手边的东西之后走了出来，而她身后的我，在众人恍然大悟的眼神中浑身散发着不自在，怎么看，怎么像个孙子！

003

找了个地方吃了个饭，打电话给胖子，那小子竟然说他那现在忙，抽不出身。我心说就胖子那个破酒吧也会有忙得抽不开身的时候？估计是正和哪个 MM 打得火热脱不开身，当下付了账便拖了如嫣急匆匆赶往胖子那边，我也想见见没有齐儿在身边的胖子是多么放荡形骸。

到了胖子的酒吧正是华灯初上，胖子扭着他硕大的屁股吊儿郎当地调着酒，手上 shaker 的花式将周围那一圈 MM 逗得一惊一乍的。见到我来，胖子缓下了手上的动作冲我点了点头，接着便向身边的齐儿说了什么。齐儿一脸抗拒，不过还是给我们送上了一瓶红酒然后转身就走。但是她嘴里那句“色狼”还是很清楚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

“看来你平常没少欺负着小姑娘，要不她怎么这么恨你？”如嫣一边说一边阴阴地用她那五公分半在我脚上狠狠凿了一下。我倒抽了一口凉气，一面死命用受伤的左脚蹭着右腿一面低声叫唤：“你就是借我俩胆子我也不敢啊！人家是胖子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怎么？吃醋了？”

“没听错吧？你以前那些朋友不都是高叫着朋友妻不客气的吗？”如嫣脸上没来由地飞上两片红云，五公分半再次重重跺下。这回凭我敏捷的身手总算避了过去。两人正在哄闹，胖子溜了过来。喝了见面酒，我抛了根中南海给他，说：“这是谁这么有面子？我印象中除了刚开业那段你就再也亲自上阵过啊？”

胖子叼着烟悻悻地摸出打火机接茬道：“不就是那个陆煜么。齐儿迷他比迷我还厉害。今儿中了邪一样逼着我调酒，真他妈的麻烦，你看他那小身板，哪有我来的有力持久啊？”

听了这话我差点被烟呛死，好半天才喘上气来，带着泪花咳嗽着说：“你丫现在越来越下流了，妈的，当着大嫂的面也这样说。小心我扁你啊？”

“谁是你女朋友了？”如嫣没好气地白了我一眼，然后极热切地冲胖子说：“孙凯，一会记得帮我多要一张他的签名啊！自打他那部热播电视剧起我就特迷他。好不好？”

胖子彻底呆住了，香烟被打火机烧了一半都没发觉。只顾瞪大小眼睛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望着如嫣，又惊讶地对我望了望。我的脸，和他一样冰冷。

好半天，我摁掉手中的烟，冷冷盯着身边的女人，问：“你到底是谁？”

女人的脸刷地冷了下来，很不高兴地说：“曹轩寒你发什么疯哪！”

“我操你大爷的你到底是谁？”我提高了声音冲女人吼。声音很高，高得盖过了悠扬的乐声，也令全酒吧的目光一下投到我们这个角落来。胖子站起身摁住我，冲乐队挥了挥手示意他们继续，俯在我的耳边对我说：“给个面子，小声点。”

“你不可能是如嫣。”我摸了根烟再次点上，缓缓冲面前这个自称如嫣的女人说：“如嫣是最不爱看陆煜那小白脸电视剧的，比我都不爱看；如嫣她的确会在使小性子的时候踩我，但是那总是轻轻的，很温柔地点一下，并不像你那么不遗余力；还有，如嫣一向很内向，就算是在我的面前，她也总是说话很小声。更重要的，就算如嫣不再是我的什么人，但她还是会很小心地顾全我的面子，甚至有时候会刻意委屈自己。说了这么多，你还要咬定自己是如嫣吗？”

沉默。女人静静地望着我，丝毫没有谎话被揭穿的慌乱，过了好一会儿她笑了，花枝乱颤。

胖子悄悄伏到我的耳边问：“轩寒，你说她会不会和你分手之后心性大变，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也说不定啊？”我说不会。因为我看到她的笑中带着泪。

“能给我枝烟吗？”女人拭去了不知道是笑出来还是哭出来的眼泪，静静地问我。我掏出烟盒递了一根过去，胖子忙不迭地送上打火机。女人在淡蓝色的烟雾下静静坐了一会儿，冲我说：“知道我是谁了吗？”

我点了点头，说：“如嫣曾经和我说过，她有个姐姐，虽然比她大上两岁，但是两个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我当时还不相信，现在看来如嫣没有骗我，她是从来不骗人的。”

“你说得没错，我是她姐姐如云。”女人吁出一口烟气幽幽叹道：“但是你还是错了，如嫣只对你撒过一次谎，那就是要和你分手。曹轩寒，其实你是个王八蛋！以为被人甩了就像是天下的人负了你一样，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如嫣，你是真的在爱如嫣吗？”

你真的爱过如嫣吗？

我真的爱过如嫣吗？

我默然。

如嫣说过，我不曾爱过任何人，我爱的，只是我自己。

“不好意思，我失陪了。”如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醉脸酡红像刚出炉的火炭。我惊觉起身，说：“我送你吧。”

下面的故事很老套，如云指挥那个倒霉的司机在城西逛了足足三圈之后，才像一个妖精一样凑到我的耳边，说：“去你家怎么样？”

司机在前面笑得很猥琐，他停下车，问：“去哪？”

我说您等等，然后对如云说：“一点都不好玩。别和我开这种玩笑。”

如云笑了起来，脸蛋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变得潮红。“你拒绝我？是因为如嫣吗？”

我点了点头，说：“没错，我们不合适。”

“但是如嫣已经死了啊！”如云声嘶力竭地冲我吼着，然后扑入我的怀中放肆地哭了起来。

“你刚才……说什么？”我很艰难地问。目光中，那女人泪眼阑珊。

第二天还没起床，胖子的电话就追了过来。问我昨晚战况如何。我说你丫什么事情，哥哥我心情不好。胖子从没听过我用这腔调和他说过话，开玩笑道：“是不是昨晚不举被那叫如云的小蹄子鄙视了？”

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压抑了一整晚的情绪爆发出来，狠狠地冲着电话喊：“你丫找抽是不是？”胖子被我吓坏了，颤颤巍巍的语调像只小鸡儿，说：“怎么啦轩寒？出啥事了你说啊！”

我火气一泄，低沉着声音说：“如云说，如嫣死了。”

15分钟之后胖子和齐儿来到了我家。齐儿竟破天荒地对我说：“轩寒，节哀顺变。”

我没理她，只是看着胖子，问：“带酒了吗？”

我不爽就一定要喝酒，这是当年和胖子一起养成的恶习。胖子没动，只是伤心地看着我。我不耐烦了，说：“你丫的别像一个基佬一样看着我，带酒了吗？”

胖子说：“轩寒，算了。就当是一场春梦，做过就拉倒了。你干什么这么认真啊？”

我苦笑着说：“春梦怎会无痕。”

胖子终于不再言语，默默地从包里抽出一瓶伏特加放在桌上，拉起齐儿去了。

下午的时候，邮差送来一个包裹，寄件人不详。打开包裹，是如嫣的日记。

正如我说的如嫣是那种很传统的小女生，习惯用笔将每天发生的事情写在本子上。我和她说为什么要用笔记下来那么麻烦，直接记在脑袋里不就好了。小妮子总是用那本厚厚的硬面轻轻砸向我的头，遐想地说，这将是我陪嫁的嫁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再来翻，你说多好！

我忽然想哭。

我没有去找一份新的工作，也没有再去胖子那里。我把自己锁在家里，一面喝酒一面翻看如嫣的日记，三大本日记里记录着如嫣成长的每一个脚步，记录着我们相识的每一个曾经。日记的最后，是一张协和医院的诊断书，上面的诊断是白血病，日期正是如嫣和我分手的那天。

那一夜我睡得并不踏实，胃抽得疼，眼前不住地发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胡乱摁了一个号码，只来得及说上一声救命便昏了过去。再次醒来已经身在医院，胖子和齐儿正坐在我对面的病床上闲聊，见我醒来，胖子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

我笑着说：“别那么深情地看着我，哥哥我恶心。”

胖子总算是认真地对我说：“老大，我怕啊！你要是醒不过来我帮你垫的医药费谁还我啊？”

我抬起手就想把胖子脸上这种假正经给打掉，但是没力气。手抬到一半就软了下去。胖子扶我躺下，说：“不是我咒你，你这次差点就完了。急性胃炎加上血糖过低足足昏了两天。我说你小子这几天是不是拿啤酒当饭啦？医生说你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是酒精！”

我嘿嘿乐了，说：“这广告可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看看他们把啤酒说成什么？液体面包！我不过吃了一个多礼拜的面包就成了这样，真他妈的点背。”

“你命好！”齐儿不爽地在圈外说：“要不是孙凯就你家附近谈生意，估计你现在就在太平间呢。”

我和胖子特忌讳别人说进太平间什么的，小时候有一次闯到胖子他妈工作的医院的太平间里，愣是在里面被关了小半天，等被人发现放出来的时候，胖子和吓得我吓得脸都白了。虽然现在都是成年人，但是还是有点毛毛的，尤其是在医院里。所以胖子一听齐儿的话蹭一下就跳了起来，说：“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分分场合好不好？轩寒都这样了你就不该少说会儿？”齐儿不说话，转身拿起床上的小包就走了出去。

我戳了戳胖子，说：“还不赶快追回来？小心今晚床头柜啊。”

胖子耸了耸肩恶心得说：“人家的心在这，离不开了！”我笑得差点岔了气，软在床上说：“你丫的不会真是GAY吧？离我远点！”

笑过了，胖子便坐在一边吃芦柑，而我则是很无聊地数着输液瓶里的水滴，忽然我想起什么，问胖子：“我那天晚上电话不是打给你的吧？我一直记得你的号码，手机里没存啊？”

胖子撅起嘴巴像个鸡屁股一样把芦柑籽一粒一粒地射到不远处的垃圾篓里，然后说：“你打给了兔子，他找到我的。”

004

兔子是我另外一个兄弟，在大学里面一个寝室的朋友。他入学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生活用品之外还带了一宠物——装在笼子里的小兔子。我和胖子当时笑他说是不是怕学校的伙食不好拿来加餐的，这丫却神秘地冲我们笑笑，说：“保密。”

兔子姓邓，于是就有了他的网名右耳兔的存在，这小子就用着这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名字转战QQ、ICQ、MSN等各大声色场所，终日以追逐MM为乐。兔子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咱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倒也是他的运气好，没几天还真叫他在本城的师大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母兔子，两人快快乐乐地追逐每周一次的二人世界去了。

说起来我和如嫣的认识也得归功于兔子。兔子有条件性的腹泻，条件就是看到穿超短裙的女生。我翘课在宿舍里睡觉，兔子给我发短信：“江湖救急，速送草纸到二教二层厕所！”

我当时傻了，咱那学校的厕所特不合理，按楼层分性别的来，兔子说的那个正好是女厕所！我连忙回了一条，说：“没搞错吧？”

兔子回道：“没错，他妈的邓论老师今天穿的贼性感，我都泻了三回了。身上的战略储备光了，你丫再不来我就被人抓色狼啦！”

我从床上跳下来，抓了一包面纸直冲二教。二楼厕所门口我停下了，贸然进去万一出什么事情会受处分的，于是就生拉硬拽地拽住了旁边经过的一个女生，将面纸给她，说：“能帮我一个忙吗？把纸送给里面的一个人。”女孩仰起美丽的脸看了看我，然后推开了厕所的门。

就这样，我认识了如嫣。

胖子又从袋子里拿了一个芦柑剥着，大声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你又在想兔子当年的糗事吗？”

我阴险地笑着，说：“还真想他。”

兔子是傍晚赶到我的医院的，我很感动地坐起身来说：“大老远的没想到你还真跑过来了？”

这小子并没有立刻答话，而是凑上来捏了捏我的脸颊，说：“嗯。看不出来。那天我电话里那声堪比日本AV女优的救命就是你小子发出来的。有前途啊！”现在拿他没辙，除了牙以外，我哪都软。

兔子很少有这么神秘的时候，除了涉及他安全的时候。兔子并不是表面这么猥琐这么简单，在网上他可是呼风唤雨，这丫是中国红客联盟的头。

我发现兔子这一身份是因为他的一次失误，这小子竟然搞了我手上的一台“肉鸡”（傀儡机），我顺藤摸瓜将这个坏蛋给抓了出来。

说起来我也算是个黑客，但我和兔子的性质不同，兔子是发现漏洞并致力于完善漏洞，而我则是致力于利用漏洞。兔子一直很鄙视我，他诸多口头禅之一就有一句说我的：我最鄙视你们这些做病毒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兔子也算是为了爱情牺牲了很多的人，毕业时他愣是拒绝了数家知名的网络安全公司主管的邀请和母兔子一起去了江城武汉，在一间广告公司出卖自己的灵感，用他的话说，是经营爱情。我很羡慕兔子的豁达和洒脱，因为我就做不到。

送走了胖子，兔子脸上的笑容便越来越少，一个人坐在病床上抽闷烟。我说你咋啦？叫人给煮了？兔子板着脸，说：“轩寒，开家公司吧！以我们的实力，应该能做出点东西来的。”

我很奇怪，说：“你丫这不是犯贱吗？当初那么多知名的公司请你过去你不都拒

绝了吗？怎么现在又想着自己单干？”

兔子不回答，只是说：“其实我们都很傻。”

兔子被那只母兔子给甩了，这是我和胖子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个姓阮的左耳兔并不是什么可以共患难的主。在清贫了半年之后，她决然地和兔子说了 BYEBYE，然后转投他人怀抱。兔子一面啜泣着一面说：“我哪点对她不好了？她要什么我给她什么！她为什么要那样绝情！”

我默然，好一会儿才问：“你准备做什么？”

“做手机程序供应商。”

“一百万。你出五十我再向朋友借五十，两人股权对等。”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的确有点小钱，但是这并不是我入侵什么银行给我户头转上来的，而是在 1997 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前我们两个孩子用胖子家的房子作抵押典了三十万炒期货，然后在经济危机来袭之前全身而退，事后，胖子分到了现在的酒吧，而我，还剩下两百万。

我想了想，说，不了。这一百万我出，你来帮我，公司算我们两人的好不好？兔子诧异地看了看我，问：“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说这你不要管，如果你不想干那就算了。兔子擦了把脸，正色问道你不怕我坑了你？

我笑了笑，在纸上写下了账号密码。

等到身体稍微好了点我便向医生表达了强烈的出院欲望，估计是被我烦得受不了，那个老主任终于在出院单上签下了同意出院两字。我拿着那张小纸条冲胖子说：“这医院真黑，就住上一礼拜，挂了几瓶糖水愣是花了我五千多块啊！这钱也不是这花法啊！”

胖子奸笑道：“医院就该在你这种人身上多捞点油水。”

我说操你大爷，钱多我不会上乱世佳人找女人去啊？犯得着到这边来看那些姿色平庸的然后还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小护士？

胖子笑了笑，说：“这倒是。”然后又问：“兔子没来接你出院？”

我说：“这小子估计正忙着呢，他正处在那个化悲痛为力量的阶段，肯定能做出点什么的。”

胖子笑了，但并不自然。我知道他对我出资创业这件事情有看法，但是我并不能改变什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兔子的公司很快就批了下来，这个效率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想想啊，兔子从国内国外搞了那么多烫手的東西还能活得好好的，那就不难猜测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些文件的了。他的关系网，应该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晚上，兔子打电话给我说要去庆祝一下新公司的成立，我说喝酒不？兔子说不喝。我说那行，我去，就当是为你庆祝新生活的来临吧。兔子嘿嘿笑了笑，极奸诈的那种。

晚上在秦淮人家吃饭，三个人要了个小包间随便点了点菜。我被饿了一个礼拜，自然是埋头猛吃，胖子兔子两人则是在一边拼酒，小酒杯一杯一杯地喝着。我说看你们那小样，哥哥我身体要是好的话一个可以灌你们两双，两人笑了，不说话。

吃完饭仨大老爷们胡乱坐在椅子上剔牙，胖子忽然对我说他帮我找了份工作，是在一个网络公司做销售，叫我明天就去上班。大学的时候我也做过一段时间这种类型的销售，去的还是一家比较有名气的电子商务网站。我到现在还记得在那家公司的悲惨生活。那一个月我平均每天打200个电话，后面整整一年我提起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拨9。想到这我不由抖了一下，苦着脸问胖子：“我能不能不去啊？”

胖子笑了，脸上的肥肉狰狞地扭曲着，说：“轩寒，您说成不成哪？”

兔子笑了，说：“胖子，现在出息了不是？连轩寒你也敢威胁了。”这个惟恐天下不乱的主！我和胖子交换了眼神一起狞笑着扑了上去，只听见兔子一声尖叫：“别！我最后一身西装！”然后被胖子压在身下肆意蹂躏。

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胖子终于放弃了要我去打电话的念头，但是这小子最后甩出的那句我继续帮你留意愣是把我一身冷汗给憋出来，他大爷的，哥哥我以前那么多事情也没见他这样上心过。

005

燕色成立之后，兔子立刻忙碌起来，连到我这串门都少了很多。但是刚开始的新鲜劲头过去之后便开始忙不迭地让我过去给他分担分担，更为这种偷懒行径冠以一个为了锻炼你的借口。数年的业务员生涯早就把我磨得百毒不侵，总是斜着眼睛瞄着他：什么事情您兔子大爷还搞不定啊？

听了我的话兔子小脸刷的就白了，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说：“轩寒，你真的要帮我啊！明天是我们和索拉的第一次合作。会有个酒会，你也知道我那毛病，怕到时候成为笑话啊！”

听到索拉两个字我心中禁不住咯噔动了一下，但还是挤着眼睛笑了笑，道：“兔子，你丫实在应该去五百强当CEO。这么快就拿下这种CASE，那么我不是可以安心当甩手掌柜了啊！”

其实我这么说也只是逗兔子玩。这小子最近的确很忙，一个刚刚创办的小公司居然能从索拉那里拿到代工的订单，这并不是只有实力就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就冲着小子脸都瘦了一圈就不难看出来，这段时间他装孙子的次数一定不少。尽管也知道我在开玩笑，但是兔子还是急眼了，转着圈子在我的客厅里面发着牢骚：“我他妈的在外面求爷爷拜奶奶的，你却要当甩手掌柜！成啊！你甩手我也甩手了，撂挑子

拉倒。我也看出来了，和你呀，就做不成什么事情！”

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我也不敢继续开容易走火的玩笑，连忙赔笑：“我这不是和你开玩笑么。知道您劳苦功高。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勾搭上索拉的？门槛不是一般的高啊！”

“说实话，这 CASE 我没有怎么跑，拿下得很轻松。就像是送给我们一样。不过活很简单。我估计大概是他们公司里面以前几个圈子里的朋友帮衬的。”兔子听我这么一说，禁不住有些志得意满地在我面前炫耀道：“在这个圈子里，右耳兔的名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名气的啊！”

听了兔子的介绍，我不由苦笑。看来这次，我是不得不去了。

兔子口中的酒会，和一般意义上的酒会并不相同，严格说来，这是索拉的一个变相的记者招待会。一方面可以在觥筹交错的时候将一些平日里难以言明的问题拿出来谈，另一方面，又可以让那些前来参加的记者笔杆子朝外拐，毕竟吃人家的嘴短。

到了现场，我这才发现被兔子结结实实地玩了一把。这种性质的酒会上，哪会有多少穿着性感风骚的女人出现！而这小子，刚一进门便被一群程序员模样的人拉进了一个小圈子，只来得及从侍者的托盘里端了一杯酒塞给我，道一声等会找你便匆匆离去。

索拉最近可能正在忙着什么别的大动作，将很多原本很是核心的东西也拆分出去找了别家公司代工。当然，有资格的都是一些在圈子里有些小名气的公司，至于燕色，从介绍时下面记者的反应来看，并不入流。

应索拉的要求，兔子需要上去说上两句，无非是一些场面上的应景话儿，结束之后是一片稀稀拉拉的应景掌声，最响的，只有那些刚刚拉走兔子的人，响得有点像喝倒彩。我端着杯子冲刚刚致词完毕的兔子举了举，偌大一个会场里面只有我这一个手臂竖着，显得有些突兀。兔子也冲我扬了扬杯子，像条游鱼一样滑了过来，张口就问：“刚才怎么样？”

“很不错。”我一面说一面注意着台上，那个刚刚还在说话的男人突然之间失去了踪影，我扫了一遍，还是没找到。

“想什么呢？”兔子伸手在我眼前晃了一晃，好奇地问。我笑了笑，道：“我只是在想，你丫那毛病似乎已经好了啊。这边催化剂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你能忍到现在，让我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最近有点……”

我飞快地将下面有些跑题的话头掐掉，一方面我已经看见兔子眼睛里不怀好意的光芒，另一方面，我也看见那个男人正冲着我们这边走来。

“二位，能和你们公司的负责人谈谈么？”男人浅笑着出现在我俩身前，用种商议但是却让人无法反对的语调说。

“凌先生，当然没问题。”兔子说。

那男人没挪窝，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我拍了拍尴尬的兔子，说：“还是我来吧。”

“就知道是你小子。”

“老大，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我苦笑。

“废话！我是你老大呢！”老大笑了笑，然后说：“听说你前段时间住院了？是不是真的？”

“当然，谁会拿这事情开玩笑啊？不过现在全好了。”我笑道：“看看我，还算健壮吧？”

“伯父很担心你。”

我的笑容一下子噙住了，说：“能不能别说了？”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老大笑了笑，接着说：“换个水池吧？这太小了。”

“算了。”我一把拉过旁边听得云里雾里的兔子对着老大说：“不了，现在我已经有了我的公司，也有了这么好的战友，先做着再说吧。”

“我不勉强你，伯父那边我会帮你说，找个时间和他坐下来谈谈吧，伯父毕竟年纪也大了。”

“老大，你变啰嗦了。”我有些不耐烦：“这次你们给燕色的活，是你们考虑之后给的，还是你想拉我一把？”

“呵呵。”老大的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道：“在这件事情上，我首先是一个商人，然后才是你的老大。我相信你和这位邓先生的实力，而且我也相信，我们之间会有更多的合作。当然，索拉也不会老和提不上档次的小公司玩家家酒，不是么？”老大意味深长地说着，一面冲不远处的某人举杯示意接着带着些许歉意冲我说：“我得去招呼别人，你们慢慢玩。”

006

我从不怀疑兔子是个聪明人，而且我一直觉得和聪明人打交道是最惬意的事情，和他们说话总有种所谓的心有灵犀的味道在里面。但是今天我却觉得身边有个聪明人实在太恐怖！酒会回来之后兔子这小子一句话不说，只是将一箱啤酒放在面前，问我和索拉的老总什么关系。一听到不满意的答复就打开一瓶咕嘟咕嘟灌下去。

兔子并不是个能喝的人，上学的时候兔子曾就在我们的摊位下灌下整整一箱，而结果就是，我和胖子那一个月的生活费报销给医院的小护士。

好不容易用我们那套早就套好辞的说辞哄走了兔子，胖子问我：“难道你就想一直瞞下去？”我说：“走一步算一步好了。”

胖子开了两瓶啤酒放在面前说：“算了，别想这么多了。不过你还别说，兔子最近的酒量大了很多啊！整整喝了四瓶还没舌头打结。”